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楊家將 第十八回 呼延贊大戰遼兵 李陵碑楊業死節

且說潘仁美大軍已離汴京，迤邐望瓜州進發。來到黃龍隘下寨，分立二大營：呼延贊屯東壁，自屯西壁。仁美乃與牙將劉君其、賀國舅、秦昭慶、米教練四人議曰：「我深恨楊業父子，懷恨莫伸。此一回欲盡陷之，不想有保官呼延贊在，又難於施計矣。」教練進曰：「太師勿憂。小將有計，先去了呼延贊，然後除楊家父子，有何難哉？」仁美曰：「公有何妙策教我？」米教練曰：「對壘即是番兵屯營之所，彼聽我軍來到，必出索戰。太師即下令：先鋒未到，當著保官出陣。贊雖雄勇，奈今年紀老邁，不能久戰。待他交鋒之際，按兵莫救，必被番兵所擒耳。」仁美曰：「此計極妙！準定明日行之。」果然番兵聽得宋師來到，率所部圍合而來，人馬雄壯，聲勢甚盛。哨馬報仁美營中。仁美遣人請呼延贊入軍中商議曰：「番兵長驅索戰，先鋒軍馬未到，公有何計退之？」贊曰：「兵來將對，水來土掩。既承主命征進，當盡忠所事，與番兵決戰，更何待哉！」仁美曰：「公先上陣，我率軍後應。」贊慨然請行。披掛完全，率所部揚旗鼓噪而出，正遇番將蕭撻懶出馬。贊厲聲罵曰：「香兵速退，免受屠戮。不然，殄滅汝等無遺類矣。」撻懶怒曰：「老邁之將，養死且不暇，敢來爭鋒那？」即舞刀躍馬，直取呼延贊。呼延贊舉槍迎戰。

兩馬相交，二人戰上八十余合，番將力怯，撥回馬便走。贊驟騎追之。四下番兵散而復聚。贊回頭，不見後軍接應，恐人深地，乃勒回馬，走入林中。一彪軍馬截出，乃耶律斜軫，叫曰：「宋將下馬受縛，免遭誅戮。」贊激怒，奮刺斜軫殺出，番兵眾盛，透不得重圍。贊部下折傷大半。欲從僻路而走，騎校曰：「小路恐有埋伏，不如走大路為愈。」贊乃殺奔大路。蕭撻懶復兵趕來，贊前後受敵。正在危急之間，忽正東旌旗捲起，鼓聲震天，一彪軍當先殺出。來將乃楊業也，策馬提刀大叫：「番將休走！」撻懶部將賀雲龍，縱馬迎敵。戰不數合，楊業手起刀落，斬雲龍於馬下。番兵大潰。楊業父子，衝入中堅，救出呼延贊。楊延昭挺身力戰，獨當其後，保護贊回至營中，卸下盔甲。贊曰：「今日若非將軍來救，幾致喪命。」業曰：「小將來遲，致總管驚恐，望乞恕罪。」贊乃令業屯止本營。

次日，入報太師：「楊先鋒軍馬正從東殺來，救了總管呼延贊回營。」仁美聞之，憤恨無及。劉君其曰：「楊業違令來遲，太師若以軍法從事，殺之有名矣。」道未罷，楊業進中軍參見。仁美問曰：「軍情之事，汝何得後期而至？」業曰：「主上令未將回雄州調集軍馬，於十三日起程。」仁美怒曰：「番兵寇邊至緊，汝為先鋒，稽稽（ji，音擊）——停留，拖延。）延不進，尚以主命來推。」喝令左右，拿下處斬。

軍校登時將楊業縛於轅門。業厲聲叫曰：「我死不足惜！敵人在境而戮良將，非為國家計也。」道聲來罷，時從人已報知東營呼延贊，跑馬來到，喝開車校，將楊業解了。領入帳中，見仁美曰：「汝居招討之職，昨日交兵，坐觀成敗，不發一騎相應，若非楊將軍奮勇力戰，幾致敗事。今日何得擅自誅之？老將臨行，主上親賜金簡一把與我，專保其父子回京。不然，翻轉臉皮，先與汝放對（放對——一對一地打。）。」仁美滿面通紅，不敢答應。贊邀楊業抽身出帳中，憤怒而去。

仁美自覺羞慚，半晌無語。米教練進曰：「太師勿憂，小將另施一計，去了呼延贊，則楊業死在旦夕矣。」仁美曰：「公再有何計？」米教練曰：「即日軍中缺少糧草，可令呼延贊前去催運。待他離了邊境，業再犯令，誰復保哉？」仁美然其計，即發帖書，著令呼延總管，前往運糧。差人持帖文到東營，見贊道知。

贊得此消息，悶悶不悅。楊業進曰：「軍糧實乃重事，非總管去，他人不能當是任也。」贊曰：「我非不肯前行，只有一件：潘仁美狼子野心，常有害君之意，恐我去後，以非理虐將軍，誰能保那？」楊業曰：「小將觀番兵亦是勁敵，須待總管到來，然後出戰。招討縱要吝我，彼亦無什可施。」贊曰：「此去未定幾時糧到，君父子堅守東營，待我復來，再議出兵。」楊業應諾。贊即日領輕騎五千，回汴京催糧去了。後人《詠史詩》曰：

忠勤工奪領征師，何事英雄不遇時？
邊境未寧良將減，個人覽此重傷悲。

西營潘仁美探知呼延贊已回汴京，不勝之喜，因與眾將商議出戰。米教練進曰：「招討可發戰書於番人，約日交戰，徐好定計。」仁美即遣騎將，齎戰書去見番將蕭撻懶。蕭撻懶得書怒曰：「明日準定交鋒。」批回來書，召眾將議曰：「潘仁美不足懼。楊業父子，驍勇莫敵，近聞與主將不睦，正直乘其隙而圖之。離此一望之地，有陳家谷，山勢高險。得一人部眾埋伏兩旁，誘敵人進於谷中，團合圍之，必可擒矣。」耶律斜軫應聲而出曰：「小將願往。撻懶曰：「君若去，必能辦事。」斜軫即引騎軍六千餘人前行。撻懶又喚過耶律奚底曰：「汝引馬軍一萬，明日見陣。楊家父子深知戰法，須緩緩佯輸，引入伏中。號炮一起，截出力戰。」奚底領計去了。撻懶分遣已定，著騎軍前詣宋營偵探動靜。

潘仁美已得回書，與劉君其議曰：「明日誰當初陣？」君其曰：「楊先鋒出戰，招討率兵應之。」仁美召業入帳中問曰：「番將索戰，先鋒不宜造次。倘有疏虞，墮君之銳氣也。」楊業稟曰：「明目是十惡大敗日，出軍不利，且呼延總管催糧未到，番兵勢正銳；須待省機而進，則可成功矣。」仁美怒曰：「敵兵臨寨，何所抵對？倘總管一月不到，尚待一月那？今若推延不出，我當申奏朝廷，看汝能逃罪否？」業知事不免，乃曰：「番將此來，奇變莫測。他處平坦之地，不必提防。此去陳家谷，山勢險峻，恐有埋伏。招討當發兵於此截戰，未將率所部當而入，庶或克敵。不然，全軍難保也。」仁美曰：「汝但行，吾自有兵來應。」

楊業既退，賀懷浦進曰：「既楊先鋒要如此行，招討可遣將於陳家谷相應，庶不誤事。」仁美曰：「正無機會，今乘此不發兵應之，看他如何設施？」懷浦曰：「招討此是惟報私仇，不以朝廷為什矣。」仁美不聽，起入帳中去了。懷浦歎曰：「豎子幾誤國事，吾安忍坐視不救？」遂率所部，來見楊業曰：「公此行，得非利乎？」業曰：「吾非避死，益時有不利，徒傷士卒而功不立。今招討責業以不死，當為諸公先行。」懷浦曰：「潘招討之兵，難以指望。小將願與將軍同行，庶得相援。」業曰：「當與公左右翼而出。」商議已定。

次日黎明，楊業率二子與賀懷浦，列陣於狼牙村。遇見番兵漫山塞野而來，鼓聲大震。耶律奚底橫大斧，立馬於陣前，厲聲曰：「宋將速降，免動干戈。不然，屠汝等無遺類矣。」楊業激怒，罵曰：「背逆蠢蠻，限死臨頭，猶敢來拒敵天兵那？」言罷舞刀躍馬，直取奚底。奚底綽斧迎戰。兩下吶喊。二人戰上數合，奚底撥馬便走。業驟馬追之。楊延昭、賀懷浦催動後軍，乘勢殺入，番兵各棄戈而遁。奚底見楊業趕來，且戰且走。楊業以平野之地，料無伏兵，盡力追擊。將近陳家谷口，蕭撻懶於山坡上放起號炮。耶律斜軫伏兵並起，番兵四下圍繞而來。

楊業只料谷口有宋兵來應，回望不見一騎，大驚，復馬殺回，已被斜軫截住谷口。香眾萬弩齊發，箭如雨點。宋軍死者不計其數。比及延昭、延嗣二騎拼死衝入，矢石交下，不能得進。耶律奚底回兵抄出東壁，正遇賀懷浦。二騎相交，戰不兩合，被奚底一斧劈於馬下。部眾盡被番兵所殺。延昭謂延嗣曰：「汝速殺出圍中，前往潘招討處求救。吾殺入谷口，保著爹爹。」延嗣奮勇衝出重圍而去。且說延昭望見谷中殺氣連天，知是南軍被圍，怒聲如雷，直殺進谷口。正遇潘將陳天壽，交馬戰才一合，將天壽刺落馬下。殺散圍兵，進入谷中。楊業轉戰出東壁，遇見延昭來，乃急叫曰：「番兵眾甚，汝宜急走，不可兩遭其擒。」延昭泣曰：「兒衝開血路，救爹爹出去。」即舉槍血戰，衝開重圍。蕭撻懶從旁攻人，將楊業兵斷為兩處。延昭回望其父未出，欲復殺人，奈部下從軍死盡，只得奔往南路，以待救兵。

時楊業與番兵鏖戰不已，身上血映征袍。因登高而望，見四下皆是勁敵，乃長歎曰：「本欲立尺寸功以報國，不期竟至於此！吾之存亡未知，若使更被番人所擒，辱莫大焉。」視部下，尚有百餘人。業謂曰：「汝等各有父母妻子，與我俱死無益。可速沿山走回，以報天子。」眾位曰：「將軍為王事到此，吾輩安忍生還？」遂擁業走出胡原，見一石碑，上刻「李陵碑」三字。業自恩

曰：「漢李陵不忠於國，安用此為哉？」顧謂眾軍曰：「吾不能保汝等，此處是我報主之所，眾人當自為計。」言罷，拋了金盔，連叫數聲：「皇天！皇天！實鑒此心。」遂觸碑而死。可惜太原豪傑，今朝一命胡塵。靜軒有詩歎曰：

矢盡兵亡戰力摧，陳家谷口馬難回。

李陵碑下成大節，千古行人為感悲。

楊業既撞李陵碑而死，番兵喊聲殺到。業眾力戰不屈，盡皆陷沒。番將近前梟了首級。日將晡(晡(bu)——申時，午後三時至五時。)，蕭撻懶乃收軍還營。